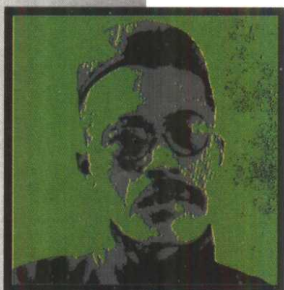


民 国 奇 才 奇 文



王 国 维 卷

晚清的最后一个人

東 方 出 版 社

民国奇才奇文

王国维 卷

晚清的最后一个文人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最后一个文人/丘桑主编.

(民国奇才奇文系列;王国维卷)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6

ISBN 7-5060-1101-8

I. 晚…

II. 丘…

III. 王国维-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977 号

晚清最后一个文人

WAN QING ZUI HOU YI GE WEN REN

丘 桑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昌平亨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70 千字 印张:7.875

ISBN 7-5060-1101-8/Z·78

定价:15.80 元

卷 首 语

不到四十春秋的民国在漫长的岁月洪流中不过是历史之一瞬，但它的兴起在中国文明史上却写下了爱国求变者的辉煌篇章。新旧时代更替，中西文化交融，离乱动荡，百废待兴，这就是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给人们以空前的磨难也给人们以难得的机遇。这是一个英杰倍出、群雄并起的年代，既有振臂一呼、万众影从的政治巨人，也有埋首书斋、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王国维、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这一个个至今听起来都令人激动的名字，无一不表现出卓然不群的真性情、超凡脱俗的真才华。对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人来讲，他们已成为永远无法复制的神话，仿佛殿堂中供奉的神像，只能于膜拜顶礼、赞叹感慨中摹想其风采和音容笑貌。离乱动荡的特殊历史环境给这些人的生平经历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奇色彩。不是吗？家资万贯、寄情有声的风流公子转眼间弃贤妻、别娇儿，伴青灯黄卷，竟成中兴释门的一代高僧；不是吗？开一代学风，用西方理论观照中国文化的国学大师却匍匐于一个年幼废帝的脚下，以自沉湖底而终；不是吗？狂热的保皇分子，历经坎坷，最后竟修炼成虔诚的共产党员……这种比小说、戏曲情节还要曲折神奇的人生只能出现在这个时代。其人奇，其文

更奇。无论他们是新派博士，还是老式学究；是政坛领袖，还是释门高僧，无一不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真才情。千字妙文，走笔而成；万言长卷，立马可待。这对他们来讲不过是日常小事。观其文，或怒目金刚、叱咤风云，或缠绵悱恻、凄惋欲绝；或如长江流水，滔滔不绝，或似山间小溪，空澈明丽。无论治国宏文，还是闲适小品，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中国的文化史、文学史因此而丰富多彩，光芒四射。

有鉴于此，我们从民国众多奇人中选其品性独特、才情超群者，述其生平、粹其奇文，汇为一编，一并推出。既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自信，且可滋润性情，开启心智。相信会有沁人心脾，开人眼界的作用。对有关研究者，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该书系各卷传记或出传主之手，或由亲友、专家所写。正文选其才气、性情兼具，能体现作者风采者，以类相从。后附生平大事年表。阅读全书，可对其人其文有新的了解。倘读者诸君能有一二收益，则选编辛劳之余倍感欣慰。还愿高明之士多多指正。

编者

一九九八年五月

主 编 丘 桑
编 委 淮 茗
刘胜利
王嘉良
丘 桑

杨润秋
洪小妮
钱千里

目 录

1	王静安先生传（徐中舒）
	家国性命
13	人间嗜好之研究
17	去毒篇
21	文学与教育
23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26	论近年之学术界
30	论新学语之输入
34	国学丛刊序
38	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
40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
42	论性
53	释理
66	原命
71	致许同龢（目前之祸）
72	致许同龢（竭力做去）
74	致汪康年（第一要着）
75	致汪康年（伸中国士夫之气）
77	致罗振玉（天下滔滔）
79	致罗振玉（时局至此）

80	致罗振玉（乱事靡定）
81	致罗振玉（了此一局）
82	致罗振玉（时局稍变）
84	致罗振玉（时局难预）
86	致罗振玉（局面难支）
87	致罗振玉（外界恶耗）
89	致罗振玉（大祸不远）
91	致罗振玉（此事可成）
92	致罗振玉（咽喉之疾）
93	致罗振玉（鼠疫流行）
95	致罗振玉（罢市）
97	致罗振玉（世界风潮）

论文论艺

101	文学小言
107	屈子文学之精神
111	宋元戏曲史自序
112	译本琵琶记序
114	唐写本残小说跋
116	南唐二主词跋
117	明熊忠节题稿跋
118	明太傅朱文恪公手定册立光宗仪注藁卷跋
119	润上草堂会合诗卷跋
120	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
121	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123	敬业堂文集序

- 125 疆村校词图序
127 乐庵写书图序
129 待时轩仿古玺印谱序
131 中国名画集序
132 红楼梦评论
155 人间词话

人间情怀

- 191 汗德像赞
192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194 郭春榆宫保七十寿序
196 诰封中宪大夫海宁陈君暨妻邹太淑人合葬墓志铭
198 罗君楚传
200 罗君楚妻汪孀人墓碣铭
202 致蒋汝藻（像赞写成）
203 致蒋汝藻（挽联拟就）
204 致罗振玉（观人气）
205 静庵文集自序
206 自序（一）
209 自序（二）
211 致铃木虎雄（追步梅村）
212 致铃木虎雄（拟为《东征赋》）
213 致缪荃孙（平生于诗）
215 墨妙亭记
217 此君轩记
219 二田画顾记

221	传书堂记
223	库书楼记
226	读史二十首
230	读史二首
231	颐和园词
233	王国维生平大事年表

王静安先生传

徐 中 舒

静安先生自沉于北京颐和园之昆明湖，遗嘱有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其自沉之志，极为明显。先是长沙叶德辉，武昌王葆生，均以宿学为暴徒枪杀于湘鄂。及奉军战败于河南，北京震恐，以为革命军旦夕即至。其平昔与党人政见不合者，皆相率引避。先生本为一精深谨严之学者，而晚年笃守儒家经义，尚自编发，自矢为清室遗民。至是亦恐不能见容于党人；又深鉴于叶王等之被执受辱，遂于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愤而自沉云。

先生之死，虽由于国内政争势力之消长；而实为世界学术上莫大之损失。当先生自沉之前，汉堡中国文学教授德人颜复礼，奉其政府之命，拟聘先生为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介上虞罗振常氏为之先容；书未发而先生死，惜哉。

先生死后，门人程憬，余永梁，杨筠如等，会于厦门，拟创静安学会，以为先生永久纪念。而东方杂志又于本号特辟一栏，刊布纪念先生之文字；而征文于余。窃以东方此举，应有二义。昔桓谭有言：“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先生之书虽为世所推重，其名节尤非扬子云之徒所得伦比；然先生之学，精深谨严，亦非人人所能了解：故能真知先生者，亦不数见。而常人贱近贵远，其对于当代学者之仰

慕，又远不及其低徊向往于乾嘉大师之深至；则先生之足以令人感叹兴起者，正有待于通俗文字之传布。此一义也。先生之考古学，实由于新材料之发现，在今日尚在开创之期。先生尝论殷虚甲骨文字曰：“此学中所可研究发明之处尚多，不能不有待于后此之努力也；“继今以往，使国人咸知先生治学之方，于以发扬先生未竟之学。此又一义也。故此举与今后国内学术之兴替，关系至钜。

余从先生游，为日甚浅。当余草此传之先，访先生遗事于上虞罗振常氏。振常字子经，振玉之弟而先生之挚友也。与先生过从甚久，重以婚姻。于先生之死，哭之甚痛，当其述先生遗事时，灯下手自疏记。又恐或有遗忘，随即作书询其兄振玉；并为访山阴樊炳清氏。炳清字亢甫，或署抗父，先生之同学友，前在本志曾撰《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曾收入《东方文库》）将先生之学为系统之说明，读者当能忆之。振常据樊氏之言，为作《先生事略》一篇。嗣又手录先生所撰自序见惠。及天津书至，又得其兄所撰《先生传》、《先生轶事》，及《先生著述目录》。至是关于先生之身世事迹略备，乃更刺举先生著述，编为简略之行历。属稿未就，适小病月余。友人方闾元更为增辑，成《年谱》一卷。余之所以能为先生作传者，皆罗氏樊氏方氏四家之力也。书此以志感谢，兼志本传材料之所自。

先生姓王氏，讳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亦曰永观。清光绪三年（西一八七七）生于浙江之海宁。其先河南开封人也。当北宋时，有王珪，王光祖，王稟者，三世再死国难。及宋室南渡，稟之子有王荀，王蕤者，扈从高宗南下，遂世为海宁人。先生生而通敏。家故中人产，一岁所入，足以给衣食；藏书五六篋，足以供浏览。海宁虽僻在海隅，无通德钜儒，为之奖掖；而先生弱

冠能文之名，自己噪于乡里。父乃誉为清诸生，善画，能仿钱叔美之作。尝参溧阳幕，值洪杨之乱，乃弃幕就贾。后此先生治文学，美学，议论风采，度越前人；固由于西洋学说为之启发，要亦得于其父之遗泽为多。

先生十六岁时，见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盖先生幼时既好浏览，而此时更具选择之力。先生尝自谓平生读书自是始。时先生方治举业，为秀才，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于儒家学说，初无信仰。十三经注疏，至为先生少年不喜之书。然先生亦以不受一家学说之牢笼，故其卒能大底于成也。

甲午之役，和议告成。先生目睹国势陵替，慨然有所感发。时人方争言变法，而先生亦欲自奋于新学。顾以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快快不乐。其后两应乡试不中程，遂绝举业不为。

先生二十有二岁时，始来上海，为时务报司书记校讎之事，所得至微。然先生此行，实为平生事业发端之始。时上虞罗振玉氏方创农学社于上海，译东西各国农学书报，以乏译才，乃以私资设东方学社于上海之梅福里；而龟甲兽骨文字，亦以是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县之小屯。先生之入东方学社也，请于馆主汪康年氏，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听讲之外，绝少自修之暇，先生深为苦之。时学社仅有学生六人，罗氏初亦未知先生，后于同舍生扇头读先生咏史绝句云：“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是年六月先生病足归里。及病愈来沪，则时务报馆业已封闭。罗氏乃使先生治社中庶务，而免其各费。先生于是始得专力于学。

先生在东文学社从日人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学，凡两年有半。田冈君文集中有引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先生见而深喜之。顾以文字睽隔，不能通其读，至引为终身憾

事。然次年社中即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科。及庚子之乱，学社解散。时先生方毕第三读本，乃购第四，第五读本归里自习之。日尽一二课，必以能解为度。及北乱稍定，罗氏乃助以资，俾留学于日本。先生至则从藤田君劝，拟专修理科。乃以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脚气病作，遂以是夏归国。时盛宣怀氏为南洋公学监督，设分校于虹口之谦吉里，罗氏为校长，先生亦为校之执事；暇即从藤田君习英文，兼为罗氏编译《农学报》，《教育世界杂志》，并为社论者数年。

先生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心中；于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初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德尔彭之《哲学史》，皆取日本译本，参较并观，因得通其大略。光绪二十八年，罗氏任湖北农务学堂监督，先生往从之，为译述讲义，及农学书。次年春，罗氏有粤东之行，乃荐先生于南通师范学堂，主讲哲学，论理，心理，诸学。是年先生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乃改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又次年罗氏任苏州师范学堂监督，先生亦移其讲席于苏，主讲社会，论理，心理诸学。是年仍治叔氏书，凡寝馈于叔氏者，两年之间，无日或离。所著有《叔本华》与《尼采》诸文，其《红楼梦批评》亦本叔氏之论，而叔氏书中《康德之批评》一文又为先生通康德哲学之关键。嗣是更用力于康德之《纯理批评》，而兼及其《伦理学》《美学》。及光绪三十三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且自觉向日窒碍之处，皆其说之不可持者。于是益推论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盖先生此时对于哲学，已渐有厌倦之情矣。同时又因填词之成功，乃渐移其嗜好于文学；而欲于文学中求直接之慰藉。尝自以为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

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以故徘徊于文学哲学二途，而莫能自决。最后终因填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先生以为“吾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尚不能以道里计。此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居苏州凡三年，有《静安文集》《人间词甲乙稿》之刻。先生此时治学，大抵浸淫于西洋学说，译述居多。即自创者，亦带西洋色彩，非谦逊仁义，祇模孔孟程朱而不顾。其论文学，亦重自然而薄雕琢，尚意境而羞堆砌。于词则喜五代与北宋诸大家之作。南宋而后，鲜有当意者。尤痛诋梦窗，玉田。至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

光绪三十四年，先生随罗氏入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京师大学堂农科教习，迄于辛亥，此四年间仍专治词曲。有《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脚色考》，《曲调源流表》，诸作，并为世所推重。而《宋元戏曲史》亦属稿于此时。先生之于元曲，颇盛称其通俗自然。其论元杂剧之文章曰：“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白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最自然之文学，无可也。”其推挹如此。先生此种主张，固与论词同受西洋文

学之影响；然先生之治元曲实能绝去依傍，自立门户。先生作《宋元剧曲史序》言之极为真切。其言曰：“此书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也。”盖先生此时已渐能脱去译述而为自创之时期矣。

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东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故先生是年作诗送日本狩野博士云：“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自随所攻；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先是先生馆于罗氏，从问小学训诂之事，因自购江氏《汉学师承记》读之，欲于此求修学之方。罗氏谓江氏论学多偏驳，不足师法，乃赠以顾亭林、戴东原、段懋堂钱竹汀、汪容甫、高邮二王，诸家之书，以为欲治国学，当于此求之，时先生方从事哲学，文学，未遑专力于此。至是始尽弃前学，专意经史。先治三礼，次及诸经，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尽观罗氏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右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与罗氏商订考核无暇日。盖先生毕生唯此时为学最力，进功亦最猛。居东凡五年，先于罗氏归国一年。所著有《齐鲁封泥集存》，《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简牍检署考》。又与罗氏合撰《流河坠简考释》，其中审释文字由罗氏；而考证史事则多出先生，后此先生治西北地理，元代掌故，皆由此发其端也。先生归国复居上海，为英人哈同编辑广仓学窘《学术丛编杂志》，凡两年。嗣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遍观乌程蒋氏藏书，为编书目。先生著述自此乃益富。而《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及《续考》，

皆作于此时。先生既于殷虚骨甲文字，发见王亥，王恒之名，复据《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词天问》《吕氏春秋》中之古代传说，于荒唐之神话中，求历史之事实。更由甲骨断片中，发见“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与《史记》纪，表颇殊，我国古史于此遂得地下材料，为两重之证明。此惟于先生著作中，始得见之。先生又从殷之祀典，世系，以证嫡庶之制，始于周之初叶。由是对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有系统之说明，成《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樊氏谓“其书虽寥寥二十叶，实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也”。先生居沪八年，辛酉乃取前所刊论文，删繁挹萃，益以未刊诸作，为《观堂集林》二十卷。凡重要著作，皆入其中。乌程蒋汝藻氏为之精印行世。且为之序曰：“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盖先生于乾，嘉以来纸上之旧学，及近时出土之新材料，皆确能探其根本，观其会通，而数千年来未决之问题，如《周书洛诰》，顾命之典制，鬼方，獬狁之地理，明堂寝庙之制度，以及古文字声韵之种种问题，先生均一一予以解释。其大要皆能补前人之所未备，发前人之所未发。至于前人所已言者，先生从不蹈其半语只字。先生《书胡氏西京博士考张氏两汉博士考后》曰：“思二家之书，如可取者；则但以余所研钻者附二书之后补其未备足矣。”先生治学之态度如此。后此先生又为余等言：“宋濂等所修元史，材料容有未备，大体初非不善；柯氏《新元史》体例未必胜于原著，但取新材料补其未备足矣。若必另修一史，以掩原著，则不必也。”先生此意极为平允，真吾人所应取法者也。

民国十二年先生以蒙古升允氏荐入清宫，任职南书房行走。越岁奉直战起，冯玉祥氏回师入都，废帝被逐，匿